

# 无期惩罚

以前,即使父亲的笞帚让我的屁股火辣辣地痛,我都没有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产生过一丝一毫的悔恨。而这次,父亲不过把一顿暴揍延误了,却让我生出几许愧疚。

这是我小时候的事了。有一次,我把一只毛毛虫塞进一位女同学的后脖颈。女同学猛然间受到惊吓,原地蹦跳两下以后,竟开始围着课桌转圈。慌乱之中,她扭伤了左脚,整整一个下午,她都在扯着嗓子嚎。

理所当然,她的家长找上了门。我记得父亲红着脸给他们道歉。父亲说:“你放心,我不会轻饶了这小子!”

每一次闯祸,回到家,父亲用来迎接我的,都是一把在我身上上下翻飞的笞帚。我想这次,那把笞帚一定会让我的屁股皮开肉绽。

女同学的家长走后,父亲把胆战心惊的我叫到身边:“你知道自己

做了什么事吗?”我说:“知道。”他说:“你知道我会怎样惩罚你吗?”我说:“知道。”父亲就挥了挥那把笞帚说:“你先去做作业,等吃完饭,我再收拾你!”

心神不宁地吃完晚饭,我蹑手蹑脚地往自己的房间里钻。父亲拦住我说:“你躲什么?怕挨揍?”我说:“是。”父亲说:“那我今天不揍你了,正好我也有些累。等明天吃完晚饭再补上!”说完,他又一次挥动了那把笞帚。

第二天整整一天,我过得很不安稳。我开始后悔自己为什么要搞那样的恶作剧。这很奇怪。以前,哪怕屁股还在火辣辣地痛,我也不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产生哪怕丝毫的悔恨。父亲落在我屁股上的笞帚,甚至让我有了英雄般的感受。而这次,父亲不过把一顿暴揍延误了一天,却让年幼的我,产生出几许愧疚,更多地来自于我对皮肉之

苦的恐惧。第二天晚饭后,父亲仍然没有揍我,他好像忘记了要揍我这件事,这让我窃喜不已。可是三天后,当我以为一切都已经过去时,父亲却突然对我说:“还记得我要揍你吗?”我紧张地说:“记得。”我知道这个惩罚终于还是没能逃得过去。想不到父亲说:“记得就好,我还以为你忘记了。”然后他摆摆手,让我去睡觉。

不知何时会突然降临的惩罚,对那时的我来说,无异于一场折磨。我从此小心翼翼,不敢做任何错事。多年后父亲说:“知道当时为什么不揍你一顿吗?”我问:“为什么?”父亲说:“因为你上学了,长大了。你长大了,我就不能用对待小孩子的方式对待你。不过,错误是你犯下的,你当然要受到惩罚。这个惩罚,就是我把你最害怕的惩罚,无限期地放在你的心中拖延。让你时时后悔,时时愧疚。你想,这不是比揍你一顿管用?不过……”说到这里父亲笑了,并伸出手摸了摸身边的笞帚。他的动作让我再一次胆战心惊。 摘自《智慧行囊》

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们全家移民到了加拿大。我们的邻居是一户加拿大居民,他们家有两个孩子,都是男孩。刚来的时候,因为语言问题,我们很少和那家人交往。有一天下午,邻居家的女主人突然按响了我家的门铃。原来她想让我把

女儿借给她们家一天去旅行。当时我想,女儿又不是物品,怎么可以借来借去?而且,他们是两个半大的男孩子,和我女儿一起去旅行,方便吗?安全吗?我没有答应她。可是,不一会儿,邻居家的两个男孩送来了一张纸。原来是一个借据,上面写着借我女儿的时间、保证、携

带物品、会注意的事项,竟然还有费用——借我女儿一天他们家会付的费用数目,最后是他们母亲的签名。真没想到,原来把女儿借出去还能赚钱!晚上,先生和女儿都回来了。在餐桌上,我说了这件事。先生告诉我,西方人特别喜欢

女儿兴奋地给我们讲了许多旅途中的见闻,还直说:“和男孩一起去玩真有意思!”从那以后,我已经把女儿“租”出去若干次了,也真的“赚”了一些“出租”费用。我把这些费用都做了女儿的旅费。再后来,我们家也要出去旅行的时候,女儿也向我们要求“租”一个孩子。每次需要“借”旅伴的时候,我都会想办法让女儿自己去“借”。事先我会给对方父母打个电话,然后也像邻居女主人那样,让女儿带着协议书去对方家里与对方的父母、孩子商讨。通过这种方式,我发现女儿变得开朗多了,也学会了彬彬有礼。 摘自《广州日报》

# 两份名单

我曾经把两份名单给十个人看,问他们这些人是否熟悉。

第一份名单是:傅以渐、王式丹、毕沅、林召堂、王云锦、刘子壮、陈沆、刘福姚、刘春霖。

第二份名单是:李渔、洪升、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蒲松龄、洪秀全、袁世凯。

十个人中对第一份名单一个都不知道的有7人。对第二份名单中的大多数人却都熟悉。我敢说,熟悉第二份名单的人比熟悉第一份名单的肯定多得多。但是,第一份名单中的人物曾经比第二份名单中的人物显赫得多。

为什么?因为第一份名单里的人,全是清朝的科举状元,第二份里的全是落第秀才。摘自《人生与伴侣》

# 守住一颗心

小镇上有个瓜摊,卖瓜的王老汉技艺出色:任何一只瓜,只要在他手里掂一掂,就能一口报出瓜的重量,并且丝毫不差。

一天,附近寺院的方丈带着小和尚前来买瓜。面对他们挑拣出的几只香瓜,王老汉眯着眼睛说:“一共二斤六两。”小和尚不信,用秤一称,果真一两不差。

接下来,方丈又挑了一只香瓜。他告诉王老汉,若是王老汉能估准那只香瓜,他便将随身带着的一锭银子送给王老汉;那锭银子,足有二两重。

王老汉爽快地答应了。他小心翼翼地托起瓜,掂了掂后沉思不语;过了一会儿,在旁人一再催促下,王老汉才咬着牙说是一斤三两。用秤一称,那只瓜分明是一斤五两。

一锭银子,彻底扰乱了王老汉的心神,从而使他难以发挥出自己真正的水平,而一个人越是看重身外之物,也就越容易迷失自己的内心。 摘自《江西日报》

# 两公里的雪

父亲一直是我们所惧怕的那种人,沉默,暴躁,独断,专横,除非遇到很重大的事,否则很少和我们搭腔。平时都是母亲传达“圣旨”,如我们有一丝违拗,他就“龙颜”大怒,直到我们屈服为止。

父亲是爱我们的吗?有时我会心底不由自主地疑问。他对我们到底是不爱得不尽的义务,还是有深井一样的爱而不习惯打开或者是不打开?

我不知道。和父亲的矛盾激化是在恋爱以后。那是我第一次领男友回家。从始至终,父亲一言不发。等到男友吃过饭告辞时,他却冷冷地说:以后你不要再来。

那时的我,可以忍耐一切,却不可以忍耐任何人逼迫我的爱情。于是,我理直气壮地和父亲吵了个天翻地覆——后来才知道,其实父

亲对男友没什么成见,只是惯性地摆摆岳父的架子。可以说,我的激烈反应大大深化了矛盾,损伤了父亲的尊严。

“你滚!再也不要回来!”父亲大喊。正是满世界疯跑的年龄,我可不怕滚。我简单点点了东西,便英雄地摔门而去,住进了单位宿舍。

这一住,就是大半年。深冬时节,男友向我求婚。我打电话和母亲商量,母亲急急地跑来:“你爸不点头,怎么办?”

“那没关系。”我大义凛然,“是我结婚。”

“可你也是他的心头肉啊。”“我可没听他这么说过!”

“怎么都像孩子似的!”母亲哭起来。难怪她伤心。爹儿俩,她谁的家也当不了。 “要不这样,我给爸发个请帖

吧,反正我礼到了,他随意。”最后,我这样决定。

一张大红请帖上,我潇洒地签上了我和男友的名字。不知父亲看到会怎样,不过我已经尽力了。

婚期一天天临近,结婚用品一件件往宿舍送。父亲在怎样生气、场面将怎样难堪……

婚期前一星期,下了大雪。第二天一早,我一打开门,便惊奇地发现宿舍门口的雪被扫得干干净净,清爽的路面一直延伸到单位大门外面,一条清晰的路,通向我最熟悉的方向——我的家。

从单位到我家,有两公里远。沿着这条路,我走到了家门口。母亲看见,居然愣了:“怎么回来了?”

“爸爸给我下了请帖。”我笑道。“不是你给你爸下的请帖吗?”母亲更加惊奇,“你爸还会下请帖?”

父亲就站在院子里,他不回头,也不答话,只是默默地掸着冬青树上的积雪。

我第一次发现,他的倔强是那么温柔。 摘自《天使路过》

# 必须休息

驾驶员有意见?”导游先是一愣,接着笑道,“不是超过时间了。”她解释,德国法律规定,司机每天工作时间不可超过9小时,包括景点参观和用餐时间。第一位司机超过了时间,公司就主动调换了人。

第二天,我们从柏林到德累斯顿参观。走了约两个小时,大巴在高速公路一个临时停车点停住了。导游说:“请大家在车上休息15分钟。”

“离德累斯顿还有多远?”有人问。“也就10多分钟。”导游回答。就10多分钟还休息?导游说:“德国的交通规则明确规定,司机行车两小时,必须休息15分钟。”

可是,全德国每天有那么多车子在跑,谁来督促落实呢?导游好像看透了我们的心思,接着说:“德国的每一部车子,无一例外地安装了检测器,可以将行车情况详细地记录下来,交警会随时抽查。如有违反,将重罚不贷,甚至吊销驾驶执照。”

摘自《沈阳晚报》

# 特别开心

2005年,她获得美国劳工部批准,接到俗称“3号邮包”的美国移民局的通知,然后去美国领事馆面试签证。

这种移民签证类型的面试,只是一种形式,可以说,这张美国绿卡,阿芳有90%的可能拿到手里,而且连带她的丈夫以及一个18岁以下的子女,也将在入境后拿到绿卡。

在美国,我看到许多“没能解决身份”,以各种“非移民身份”留在美国,至今没有拿到绿卡的华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从学历到智慧等都比阿芳优秀,其中不乏硕士、博士,很多人甚至留美十几年,没有拿到绿卡,不敢回国探亲。而这位小保姆,带着全家,获得移民的机会。

一心想干大事者,不一定成功,谦卑者往往有意想不到的福气。 摘自《商界》

阿芳来自湖南,到了广州,在她的朋友黄先生家做了数年的保姆。黄先生说:“我用过几个保姆,她是最留下来下来的一个。”

阿芳很聪明,无论什么家庭菜式,只要教两三次,她就能学会,且精益求精,水平甚至超过主人。她对家务的处理非常用心,不用主人吩咐,经常提前做好准备。

有了这个“大总管”,家里的大小事情,不再需要黄先生费心,小保姆慢慢融入这个家,黄太太甚至带着阿芳去自己的父母家帮忙。小保姆的工作范围明显扩大,但她任劳任怨,对于任何吩咐,都会自觉地完

成,博得一家人的赞赏。黄太太的妹夫在美国开了一家中餐馆,需要厨师。回国后,考察一番,亲戚虽多,想去美国的更多,但是,实干者少,尤其是真正学过中餐技术、打算长期为餐馆打工的人少。

再三思量,黄太太的妹夫决定把这个难得的机会送给阿芳。准备出国的时间很长,阿芳利用晚上业余时间,考取了厨师证。在美国,那边用中餐馆名义帮她申请签证,阿芳要当真正的厨师。不久,阿芳找了一份餐馆的工作,等待移民签证。

2003年,阿芳开始办手续,设置了一番。傍晚,有人敲门,原来是科长和几位同事来探望他。进屋后,科长看到小王桌上的电脑,兴致大发,不等小王允许,就启动电脑。很快,电脑屏幕上显示,需要输入密码提示问题的答案。科长兴致勃勃地说:“这个问题是‘单位里我最敬佩的人是谁’。”小王恍然大悟,赶忙说:“还能有谁呢?当然是科长您啊。”

小王听后,脸色大变,急忙上前拉住科长。但科长意犹未尽,知道自己是小王最敬佩的人,就更想明白谁最爱小王鄙视。不管怎么问,小王始终不吐一个字。科长灵机一动,单位里人也不多,一个个来试,肯定可以知道。于是,科长自告奋勇,首先输入自己的姓名。一阵音乐声后,电脑启动了。 摘自《新故事》

# 你能看多远

有一次,一个朋友送给亚历山大大帝两只大猎狗。亚历山大非常喜欢运动,所以他迫不及待地带着那两只猎狗去一片有很多野兔出没的荒地里打猎。他想:“好猎狗都会追野兔的。”他们一到那片荒地上,亚历山大就命令把猎狗放出来。亚历山大看到不远处有一些野兔跑过,他想看看两只猎狗有什么表现。让他意外的是,两只大猎狗躺到地上,很快就呼呼大睡了。亚历山大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过他又想:“也许它们刚刚经过了长途跋涉,累坏了吧。明天再试试看。”

第二天,亚历山大把猎狗带到一块有鹿群出没的荒地上,那个鹿群当中有一只漂亮的公鹿。他们放出了那两只猎狗,这是个振奋人心的时刻!那两只猎狗却丝毫不为所动,它们打着哈欠,躺下来,很快睡着了。亚历山大暴躁地骂道:“你让它们两个看野兔和鹿,它们能不睡觉吗?如果你让它们看狮子和老虎,你就会发现它们多么勇猛了。” 摘自《讽刺与幽默》

# 舒展灵魂

诗人李夏普讲述了这样一件他亲身经历过的事。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男孩。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父亲让我和他一起到拉塞尔的铁匠铺去,我们将需要修理的耙子和锄头留在那里后便到集市上逛去了。等我们返回时,耙子和锄头都已经修好。拉塞尔虽然已经年近,但他的手艺仍然精湛无比,经他修复的农具几乎和新的模一样。父亲十分满意,爽快地掏出一枚银币递给拉塞尔。

“不用了,”老人说,“这一类小活我不收钱的。”但我父亲执意要付给老人维修费。

“即使我能活1000年,”夏普感慨道,“我也绝不会忘记老铁匠的那句回答,我敢说,那是世界上最触动人心的一句话。”

“年轻人,”老铁匠对我父亲说道,“难道你就不能让一位老人,时不时地舒展一下他的灵魂?” 摘自《讽刺与幽默》

# 教导别人很容易

美女芭拉朵死后进了天堂。上帝对他的脸凝视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说道:“你在人间的爱情太多了,你的爱情还没有完全清除干净,你还不能进入天堂。待会要让你进行一个测验,如果你能够通过测验,你将在天堂幸福;如果通不过,你就要下到地狱去受苦。”

“我想知道做什么测验?”芭拉朵问。上帝说道:“要走一条悬在空中

想爱情的事,你就胜利了;如果你分心去想爱情的事,哪怕只想一秒种,你也会马上从绳索上摔下去。”

这时,一条绳索从空中拉起来。上帝让芭拉朵从绳索的一端走到另一端,上帝则跟在她后面,亲自监督她。

芭拉朵拼命忍耐着不去想关于爱情的事,因为她害怕摔下去。等走到一半的时候,她转回头去看上帝,但是没有看到。不知什么时候,上帝走神想到了爱情,已从绳索上摔了下去。 摘自《幽默大王》

# 我原谅你

非洲丛林某部落流行一种风俗——“饶恕周”。这个“饶恕周”是在每年的旱季。这期间如果老天大发慈悲降下甘霖,村人就要彼此饶恕,尽弃前嫌,并与仇敌言归于好。

有人问一个又聋又哑的人:“什么是饶恕?”他提起笔来在纸上写道:“它就像经人践踏的鲜花所发出的香气。”

这种令人动容、浸透灵魂的馨香,该是双脚下无怨无悔的紫罗兰吧。据说紫罗兰代表着饶恕和宽容,即使被人踩在脚下,也照样能开出繁茂的花朵。

我常常设想当脚跟接触到鲜嫩花朵时的刹那感觉,以及轻轻用力踩下去的颤抖——当新鲜的花瓣汁液染满脚掌,闻见香气的那一刻,我的心会忍不住哭泣,我会对身旁的一切磕磕绊绊说一声:“我原谅你!”

放开了恨,拥抱了爱,世界便在心中,充满了快乐。 摘自《许愿树》

# 闻香识旧人

一位盲人在街上行走,突然感到肚子饿了,便走进路边的小餐馆。这是一家夫妻店,丈夫是老板,妻子则是在后厨掌勺,两人做着小本生意,日子过得还不错。

老板看见有客人进来,非常高兴,赶紧端上一张精致的菜谱。盲人微微一笑,说:“老板,您没看错吧,我是个盲人,看不见菜谱的,不过我的鼻子特别灵,您随便给我一

把别人用过的叉子,我只需嗅一嗅,就可以报出菜名。”老板不相信,顺手在旁边的桌子上拿起一把脏兮兮的叉子,递了过去。

叉子,深吸一口气,鼻孔微微扩张,说道:“这正是我想点的菜,土豆泥和煎牛排。”老板瞧见旁边的客人,上面摆放的正是这两样菜,略感惊奇之余,并没有当一回事,认为这不过是偶然巧合罢了,算不得

什么。一个星期过去了,这天老板正在营业,远远地瞧见盲人走了进来。这回,老板决定考验考验这位盲人,看看他是否真的嗅觉出众?老板当即走进后厨,将一把干净叉子埋进妻子的头发,捂了几秒钟,情绪激动起来,喃喃自语道:“真没想到,玛丽竟然在这里工作,她是我的初恋情人呀。” 摘自《笑林》